
宋代家庭对于佛教寺院的供养——以石刻文字为主

黄敏枝

(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 台北 新竹)

摘要：本文主要是利用石刻文字的资料，来探讨家庭与佛教之间的关系。家庭成员如何将财物施舍给寺院，包括建寺、舍田、建佛塔、铸钟、造佛像等。这些家庭成员包括父母本身和第二代的子女媳妇以及第三代的孙子们。当然也有不少是夫妇和第二代的子、媳一起列名的。有些家庭甚至祖孙数代或一二百年间，长期都是支持同一所寺院的大檀越主，对于寺院的供养极尽所能，家庭和寺院之间关系密切。这些家庭长期的支持同一所寺院理由何在？当然这需要有优厚的经济能力才能办到，不是一般升斗小民可以做到的。因为一所寺院的维持除了需要对数人或数十僧人提供粥食之费外，还要提供各种生活所需，和土木缮修之费，这些林林总总的开销相当庞大。家庭成员这样做所为何来？他们所祈求的又是什么？为亡者追荐冥福，同时也不忘为生者祈求现世的利益，如福祿寿等，应该就是他们所追求的目的。所以，为死者追荐和生者家庭的现世利益应该还是他们心中最关怀的课题。

关键词：石刻文字；家庭；佛教；寺院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一、前言

就宋代一般士庶家庭而言，对于神明的敬畏和崇拜应该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绝对不敢掉以轻心，举凡与神明有关的行为和活动都该尽心尽力，因此如果有任何差错，也都认为是自己亵渎神明，对于神明则不敢妄加毁谤和批评，因此如何取悦于神明应该是他们努力的目标。当然，所谓神明，并非只有佛教的诸佛和各种菩萨，其实属于民间信仰的各种神祇也是他们求助的对象。本文只想透过对于佛教寺院的各种供养，来看宋代一般士庶家庭如何对于佛教寺院提供各种物质方面的供养，而这种供养包括对于佛教寺院施舍各种财物，如施舍田地、山林、现钱、提供建造寺院所需的材木、寺院所需的各种供品、用品，如刺绣、幡等，甚至法会时所需的各种饮食；可以说举凡寺院所需的各种东西，基本上都出自信众的供养，这就是所谓的浮屠法，纵使是出自僧人本身的募款，终究还是由一般信众出钱出力。

本文将依据他们对寺院所提供的贡献，区分为建造寺院、对寺院舍田、对寺院长生库提供资金、造佛像、造佛塔、铸钟、对寺院的法会提供财力上的支持等等，有幸的是这些资料都一一镌刻在碑文、宝塔或铸钟上。就佛教寺院而言，不论是施舍一大笔钱，如一千贯文或五六百贯文，或施舍一些小钱，如五百文或二三百文，寺院还是会公平处理，也就是不论施主身分高低，不论钱帛多少，寺院都会将大大小小的檀越主的姓名和居住地，以及所捐施的钱财多少，毫无差错的一一镌刻下来。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官员与一般的民众同样列名在石刻资料中。所以，对施主而言，能够将自己的名衔和所捐的财物都无误的镌刻下来，应该也是莫大的安慰。而且，纵然所捐的财物不多，施主们只要觉得他们已经尽力，问心无愧，还是可以向诸佛或菩萨说出他们内心的期望和宿愿。

一般家庭对于寺院的供养是相当虔诚的，竭尽心力将各种财物供养给寺院，他们所祈求的回报基本上不出为死去亲人洗涤他们生前的各种罪孽，和死后灵魂能够得到救赎，不致于堕入地狱的无尽痛苦深渊之中；同样的他们也祈求对生者能够得到各种庇护，福寿绵延，子孙福昌。所以家庭各种成员都为他们的亲人祈求诸佛菩萨降福消灾。

由于受到佛教果报和地狱观念的影响，所以对于佛教寺院的供养，信众皆尽其所能热心参加。本文希望透过石刻文字的记录，来探讨宋代一般家庭如何供养佛教寺院？以及他们供养的原因是什么？他们内心世界所祈求的又是什么？这样的拱养是否真的得到回报？当然相关的石刻资料非常多，无法在这篇短短的论文中一一征引，所以本文所引用的石刻史料其实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较完整较更深入的研究有待来日。

二、家庭对寺院的各种供养

1. 建寺院：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达官贵人舍宅为寺或建造寺院的例子很多，如《洛阳伽蓝记》所记载的就是最好的说明。宋代也有不少同样的例子。一般而言，建造寺院除了需要庞大的土木工程费外，还需要不少的像设等相关设施，所以绝非一般家庭可以办到。当然，寺院的规模大小不一，一所规模大的寺院实与宫殿无异；小的庵堂虽然无法与大的寺院相提并论，但是也绝非升斗小民可以办到。所以，能够建造寺院者，一定是经济能力富厚的达官贵人，或钜商豪富，或地方上的大姓才能做到。至于寺院再修建或改建时，同样需要大小施主共襄盛举。北宋台州临海县于公乡（后改名东乡）纂化里有一所广福寺，旧名资瑞院。根据天台东掖山沙门释本如所撰《临海县资瑞院记》碑文，该院在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增建塑像、仓库、钟台。仁宗景佑元年（1034）造浴室，次年立杆堂。庆历八年（1048）又造僧堂、三门、地藏、罗汉，并用财百余万造屋舍七十间。但是因主事者更换无常，年深日久，弊端丛生。仁宗皇佑二年（1050）五月十一日，又有受菩萨戒弟子郭文霸舍财劝募，共襄盛举。郭文霸无间寒暑，悉心为资瑞院付出，所为何来？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是基于三点理由：一、尊循佛教教化：给当地民众作个榜样；二、奉家训、嗣父道：遵循家庭的一贯崇佛的传统；三、自己对于大乘佛教的喜好：希望将来往生时，能够到阿弥陀佛的安养净土，聆听阿弥陀佛的说法。碑阴所刻施财名衔中，合家舍二贯文的有□尹佑、□□□并妻朱大娘、□□并妻尹十娘、□□并妻项五娘、□绍并妻潘十七娘、□彦晖并妻胡一娘、□文谅并妻刘三十九娘、□助公并妻张□娘、杜满□并妻潘十娘等十六家。□□并妻彭七娘舍二贯五百文、其它施一贯二百文、一贯一百文、或一贯、或五百、三百、二百文等不一而足。¹当然以施舍一二贯文来说，对于寺院的经济可能帮助不大，像郭文霸遵循家庭一贯崇佛传统，对寺院的改建做出莫大的贡献，应是该寺院的大施主。

2. 舍田给寺院：

舍田给寺院的情形很多，有时信徒在捐建寺院之时，也会捐出一些田产作为僧人粥食之

费。就宋代的情形而言，所谓的舍田入寺，通常只将田地的租课舍入，也就是将每年收成的田租舍给寺院而已，田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应该还是在施舍人的手中，并非真的将田地施舍给寺院，这一点在石刻文字上是记载的一清二楚的。福建兴化府莆田县有名的广化寺，又称为莆山灵岩寺，是莆田当地的名刹，唐末黄滔撰有《莆山灵岩寺碑铭》，²对该寺的创建有相当清楚的交代。寺创于陈永定二年庚申，³名金仙院。隋开皇九年（589）升为金仙寺，唐景云二年（711）赐名灵岩寺。太平兴国初（976）改名广化寺。现存建筑为清光绪年间依旧制重修。广化寺规模宏伟，自山门至大悲楼，全长 385 米，中轴以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楼、大悲楼等组成，两旁有钟鼓楼、祖师殿、伽蓝殿等。大雄宝殿前有北宋治平二年（1065）建造的石经幢两座，高约 8 米，八角五层，雕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寺东有南宋干道元年（1165）以前所建的释迦文佛塔，石构，五层八角，通高 36 米，仿木楼阁式建筑，外型玲珑而又古朴庄重。又根据立于后梁干化二年（912）五月十日的《广化寺檀越郑氏舍田碑记（一）》，⁴该寺在后梁开平三年（909），就有都督长史郑筠和弟信安郡司马郑震，捐出其父廷评皋公生前购置自陈二娘平陵里小塘、瓯垄田百余段一派（包括塘仔、小塘、瓯塘田），计产钱九百贯，舍入广化寺，俾收岁租，充长明镫之用，用以追荐祖父廷评府君和妣夫人陈氏。又其父生前也捐出塘坂上下田六十余段，将租课舍入本寺，充作祖先露公太府君（以后子孙迁居郡城之前后棣）、庄公中郎将（子孙析居游洋之浔阳）、淑公常州别驾（以后子孙析居于仙游之巩桥），祭辰修设斋供之用。再根据《南湖山郑氏祠堂记》（碑石立于元至正十三年十月，1353），《南湖郑三先生祠堂记》（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⁵得知南湖山广化寺，早在五代后唐间即是郑氏祖先太府卿露公、庄公、淑公三兄弟的故居，曾造书堂于此，遂迁祖坟于山阳南湖之上，郡人号称南湖三先生。故广化寺有郑氏祠堂。三兄弟曾经梦见仙人请求书堂之基，遂舍为永丰庵，即现今广化寺之讲堂；又有另一仙人请求另一基地，故又舍为金仙庵，即今广化寺的大殿。因为住居靠近广化寺，遂再迁祖坟十二丘于西峰下，并建造小书堂，就是现今的崇圣庵，为后棣侍御史伯玉公、祖母余氏所创者，并割田若干段舍入庵中。每遇岁时祖忌，追荐祖先。每年七月十五日中元节时，则由寺僧准备祭品，子孙前来拜谒，双方相互遵守，如有约定。郑氏子孙在莆田蕃衍，除迁居于军治前棣、后棣等处，以及兴化、仙游二县，并有迁居建宁府者。⁶按莆田郑氏为当地大姓，李俊甫《莆阳比事》卷一就提到“乌石官职莆阳朱紫”，谓兴化府东北一二里的“乌石山前，官职绵绵。…自唐距今，居山之前，登科第者无虚岁，由是朱紫蝉连不绝。”⁷名族有林、陈、叶、刘、方、宋、李、郑，这些名族都居住在乌石山周边的后塘、前棣、后棣、龙井等等。又按《广化寺檀越郑氏舍田碑记（二）》记载，⁸广化寺在北宋太宗淳化年间（990-994），又陆续得到后棣长史绥公、婆夫人余氏，新创崇圣庵诸刹，又舍南寺前后等处田数段，及平洋墓前山林一派，付给僧人充作柴薪之用，这一派山林，递年合计产钱有二百三十四贯。入庵后，子孙不许侵渔，寺僧也不许盗献给豪门。按崇圣庵为广化寺子院之一。广化寺子院甚多，据《天宫庵记》云：“南山广化寺有庵百余区，檐楹相摩，轩槛层出，如中峰、瑞泉、天宫，号为绝景，皆凭高远眺于苍茫杳霭之外。”⁹能够将产钱高达二百三十四贯的田地和山林捐给寺院，这是相当大的一笔财富，因为若和其它的寺院比较，有产钱一二十贯者在当地已经算是大刹，因为有不少的寺院甚至根本没有产钱呢？因为广化寺从第十世纪兴建开始，迄元明第十五世纪，都和大姓郑氏有密切的关联，郑氏捐田捐地创建庵舍，所以广化寺中设有郑氏祠堂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而像这种将祠堂附设于佛寺中，在宋代并不少见，如同属莆田大姓的方氏荐福院（以后的祠堂）（方氏朱紫系位于南山所谓灵隐山埋葬五代石出仕闽国的始迁祖方廷范）即是一例。¹⁰这应该和宋代以来就相当受到士庶重视的功德坟院（庵）类似，具有相同的功能。广化寺一直到元明仍然受到郑氏家族的强力支持，五百年来 对广化寺持续不断的捐田、捐地、捐钱。地方大姓与寺院之间紧密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除了说明地方大姓在地方上长达数百年持续的支配势力外，也代表寺院若欲发展，势必与大姓之间处于良好的互动关系。宋代尤其是南宋的地方大姓，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如慈善和救济事业，对于寺院的强力支持，应该也是代表地方大姓培植地方势力的一种表征。

信徒除了对寺院舍田、舍地、舍山之外，对于寺院的种种活动也会积极参与，如台州临海县佛窟山昌国禅院开垦海岸涂田就是一例。南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三月，僧宗辩来主持台州临海县佛窟山昌国禅院，¹¹有鉴于该院粮藏不富，于是计划开垦该院北二十里近海之处高湖堰岸之涂泥为田。为了新开涂田，富者出财，少壮者出力，能者出技。经过二年的苦心经营，终于完工。根据谢伋¹²《宋佛窟岩涂田记碑》（绍兴十三年三月十一日，1143）记载，当时舍钱的名衔除了僧尼外，还有不少信众，如胡承璋并妻阮三娘一百千、牛一头。童居允并妻丁十二娘一百千、牛一头。柯宗海并妻董十八娘、孙可寿，舍庄基一斗。其它还有不少以个人名义施舍的清信士和清信女，如姜廿八娘舍山一斗等。根据跋文，该段涂田约为五百二十二亩，其后为光孝寺所据，并形成诉讼，光孝寺僧为此屡次兴讼。理宗端平二年（1235）太守赵必愿将其中之半拨归学田。淳佑二年（1242）太守赵与杰则将其余涂田尽归州学学田，多年之争讼始息。¹³虽然碑记并没有提到这些舍财的家庭何以要如此尽力，不过我们可以想象，这些舍财的檀越可能都是对于僧宗辩的德行相当景仰，也肯定他为寺院的努力，所以受到僧宗辩的感召而捐出财物。

3. 对寺院长生库¹⁴的供养：

对寺院长生库的供养一般也是将田地每年的租课舍入，或则将现钱舍入，利用这些租课或现钱来贷放给民间，所得到的利息，按照捐施者的意愿安排用途，大部分的用途都作为施者为死去亲人忌辰时，诵经和斋僧以及祭品支用，或者为施者生前祈福也很常见（也有相关的仪式举行）。所以就施者的立场来说，本钱仍然不变，并没有任何金钱上的损失，可是却能够利用寺院所经营的长生库（可以享有免纳科敷、繇役的特权），达到他们所需要的意愿，这真是一举数得之事。有名的广东韶州南华曹溪寺，据侯安石（理宗宝庆元年进士，1225）《长生库碑记》（宁宗嘉定七年撰记，1214）所云：

（富室豪家以丰富妆奁资送女儿适人）间有士夫之家，不以人伦为念；方其幼而无适，诣以出不祥，奉佛教；暨其长，则举其所有之财，倾困倒廩以市度牒，圆其顶，方其袍，绝其人伦不恤也。处子文三九娘，幼无父母，与女兄三八娘、妹四十娘、弟文通，檀栾共居，营造生理，相守五六十年，始终以不适人为愿，亦不以出家为是；岁时趲积，自常膳衣服之外，一无妄构，由此家道稍完。一日，姊妹相谓曰：“我与若小孤，父母之德未报。今幸有余，欲以囊橐所有作良缘，聊伸追远之义，并以修我姊兄弟来生之福道，不亦美乎？咸诚心乐从。”于是，舍钱二百贯足，入南华长生库；内一百贯足，以追修姊三八娘七七水陆讫，尚有一百贯足，系三九娘七七水陆斋钱，存本运息，每岁七月二十四日，为母成氏，小伸追远斋供，俟三九娘终日，即支此项钱，照（三）八娘例修斋供。又舍钱一百二十贯足，三九娘、四十娘预修水陆之费。又舍钱一百贯文，运息存本，每岁九月十九日，与姊三八娘讳日斋供之费。又舍钱一百贯文，运息存本，每岁四月初一日，为三九娘生朝斋供，异日却作讳辰之费。又舍钱一百贯文，运息存本，每岁正月十七日，为妹孺人四十娘追修之费。又舍钱六十贯足，崇建追修之费。又舍钱二十贯足，刱建生祠堂内龛台供器。又舍钱二十贯足，运息存本，为生祠并佛祖灯油之费。以上舍财，嘉定七年（1214）岁在甲戌秋，管应尝砉石以纪其先后之数，予弟安信为之记，今碑犹存。既而其姊三八娘与弟文通，又相继湮没，独三九娘…乃发诚心，再施黄金七两，命工镕镂金一枚入寺，永充佛祖供具。又舍钱四十五贯足，预为三九娘异时歿，请适大祥三会水陆之费。又舍钱三十贯足入寺，添修寝室工食之费，以资妹冥途生界。计在前所施八项，当钱六百三十贯文足，在后所施金相等三项，见钱共计二百二十五贯文足；通计前后一十一项，所施几千缗足。…求文三九娘，乃予表姑也。一日，贻书其前后所施，俾予重为之记。¹⁵

这块碑文不仅是佛教史方面的重要史料，其实也是妇女史方面的重要史料。一方面提到南宋后期岭南地区士大夫家的妇女，以出嫁不祥为由而放弃婚姻（依据什么样的理由说她们出嫁会不祥，并不清楚，根据一些宋人笔记小说的说法，比较可能的是惑于算命、占卜之说），

而且又善于经营而有经济能力，能够依自己的心意，将自己的资产施舍给佛教寺院。文氏一家包括三八娘、三九娘、四十娘及弟文通，其中姊妹三人既不嫁人也不出家，先后将自己经营生理的私蓄，和弟弟文通共捐近千缗钱财，施入曹溪寺的长生库，存本生息，除供佛寺各种用途外，泰半充作施者所指定的斋供，这些斋供，有为死者追荐，也有为生者来生修福。前后所施共计十一项，前次已施八项时，曾由侯安信撰文刻石，时为南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后来再施三项，则请安信兄安石再撰记刻石。宋代妇女对于佛教有相当的信仰与热诚，她们往往以诵课佛经或戒杀、斋食来表现她们的诚心。¹⁶同时她们也愿意在能力范围之内将财富施舍给寺院。宋代这则史料是有关妇女史相当珍贵的资料。

湖州乌程县南林镇，即南浔镇，耕桑之富甲于浙右，且系平江、嘉兴诸州商旅所聚，水陆冲要之地。南宋·李心传撰（1167-1244）《安吉州乌程县南林报国寺记》（理宗端平元年八月，1234）中，特别感慨提到通都大邑中，佛教寺院往往多达数十所或上百所，而代表政府的郡县之学却只有一所，在数量上已经远远不及佛教寺院；而各郡县学在当政者的眼中往往被视若无物，在当政者眼中充其量对于郡县学中的庭园馆宇会有一些兴趣，其它的就引不起他们的注意，不加以任何的维护，万不得已，在郡县学百废待举时，才捐出些微的俸金加以修葺。反观佛教寺院，却能得到很大的发展空间，不仅僧人因相信业报之说，对于施舍的财物不私不欺，而得到广大信众的支持；加上僧人专以识心见性教导信众，而所谓学校的主旨，不过是以声病剽窃之文，作为求取利禄温饱之术而已，而这些正是僧人所要唾弃不顾的糟糠，所以连士人对学校此举也深以为耻。¹⁷按报国寺原本是一所小庵，后来在开山住持僧宗伟的努力下，创立屋宇并建置佛像，规模粗具，所以向官府申请成为合法的接待忏院，作为接待云游衲子之处，¹⁸在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四月得到官府核发的公据，成为一所合法的寺院。¹⁹最迟在理宗绍定六年（1233），再由一所接待忏院又发展成为报国寺。²⁰这所由小庵发展为报国寺，大约三十年或不到三十年的过程当中，得到当地信众的强力支持，来自当地檀越的大力支持，或施田或施钱，其中一位大檀越主华李七府干名文胜者，自该庵创立以来，凡遇山门大小缘事，无不施财赞助，所施的现钱共计 3620 贯文，分别充作花瓶、铁香炉、造法堂、三门、库堂、橱柜、法鼓、大镬、印置大般若经六百卷、钟楼、普贤殿、佛殿涌壁塑罗汉（即塑在墙壁上的立体罗汉像）、千佛宝阁大柱等等，并将 850 贯文买到吴江县界田二十亩，递年收租，舍入该寺，逢十月十七日亡妻太君潘氏一娘祭辰时，启建西资莲社念佛胜会一日，以供养其魂往生净土，以及生者福乐百年，这些细节都一一镌刻在《报国寺布施记碑》（理宗嘉熙元年二月，1237）碑文中。²¹

还有《报国寺布施记》碑阴有《檀越施财置田名衔》（理宗嘉熙元年二月，1237），包括蒋八宣义生前置田十亩二角入常住，递年收租，逢七月二十日先考八承事忌辰，斋僧一堂，并追荐先妣太君沈氏六娘往生净土，类似的情形还有浔溪（地名）檀越朱三五承事舍田十四亩，后卢檀越王承事舍田十二亩，堀墟许廿三迪功舍田五亩，浔溪陈三五太君沈氏八娘，将平江府常熟县田七亩二十二步舍入，陈十七太君闵氏田三亩三角十五步舍入，船居贺四五承事，将平江府吴江县田七亩二角舍入，当寺华沉三四道公，田十亩三角十三步舍入，船居徐四可用舍入田五亩，于塔檀越蒋十四文慨舍田五亩等等。这些舍田入报国寺者，都是以每年收租供亲人忌辰斋僧，追悼灵魂往生净土，或生者福乐如意之用。²²

其中《报国寺碑阴》有《檀越施田地名衔》（理宗嘉熙元年七月，1237），中有张宅东位太安人吴氏，生前舍田十亩入常住，收租供众立位牌入祠堂，供养往生佛界者。另有运属张公孺人卜氏，“今又承添施净财官会貳佰贯文，入本寺长生库营运，依寺门体例，貳分五厘抽息，岁计息钱陆拾贯文，其息钱作伍次关归常住，贴助修建功德，贵得绵远，不致误事。”所谓的长生库，最早起源就是典当业，后来主要就是寺院所经营的贷款业，寺院以现钱贷放给民间，收取一定的利息，这笔利息的用途完全须要依据施舍者的规定始用。其规定如下：

一、七月二十四日 先考辂院张公愍忌，常住斋僧一堂，僧众讽诵佛说阿弥陀经各一卷，咒

食一中（即供应中饭）。

一、三月初六日 先妣孺人盛氏远忌之辰，常住斋僧一堂，僧众讽诵佛说阿弥陀经各一卷，咒食一中。

一、七月十八日 继妣恭人耶律氏远忌之辰，常住斋僧一堂，僧众□□佛说阿弥陀经各一卷，咒食一中。

一、三月二十二日 亡生母太君周氏远忌，常住斋僧一堂，僧众□□佛说阿弥陀经各一卷，咒食一中。

一、二月初七日 婆婆周氏庆生之辰，常住斋僧一堂，僧众持诵□□□吉祥陀罗尼神咒经各一卷，寿香、寿烛回献本命星君，百年报满之后，改日崇修。

一、每遇忌辰，就法堂设位，供养果实、饮饌、香烛、纸马，务要如仪。

一、每遇忌辰，先期一日关报，请 官员入寺拈香证明。

右立合同文字二本，内一本纳本宅照应，内一本付寺内交割，仍刻石存照，烦当代主首知事主盟，毋致更易者。（理宗）嘉熙元年（1237）七月初七日，合同存照。²³

还有，最后提到每遇忌辰前一日，须报请官员入寺拈香证明，他们不过是一般百姓的施舍，何以有此能耐？又官员何以要介入这种事情？如果所谓的官员就是指僧官而言，那么就可以理解。

其它还有蒋十四将仕思聪同妻顾十一娘，备钱置田十亩舍入常住，每年收租供佛斋僧，所修功德保佑个人身躬康泰，福寿增崇，吉祥如意。华百以太君沈一娘，舍到堀墟村祀字一围田七亩三角并嗣字三围田三角共十一亩，由本寺收租供众，每遇十一月五日生辰，看经填僧上寿，希望生者福寿康宁。碑阴有浔溪陈三五太君沈八娘，置到平江府常熟县田七亩，吴兴陈十七太君闵六娘，置田三亩余，皆以每年所收租课，供忌辰追荐，或生辰上寿祈福之用。其它舍入长生库的还有张十六寻，舍田参亩收租，并新会贰十阡，入库出息，遇七月十九生辰斋僧，保安平善。²⁴另外，《檀越施财修崇名衔》中，也有吴江县沉琇生前舍官会五百贯文，入长生库营运，证例二分收息，于六月十四日沉琇忌辰，库司就长生库所给的息钱一百二十贯文，修设水陆一会，追荐神仪，往生净土。船居徐三九、太君张六娘舍钱一百四十贯文官会入库，也是二分利息，每年息钱三十三贯六百文官会，于二月十一日生辰，请僧道二十人讽诵《妙法莲华经》一会，死后则移作忌辰追崇之用。张显祖舍钱一百贯文官会入长生库生息，二分利息，每年息钱三十六贯文官会，于正月十□日先考讳辰，启建西资莲社念佛胜会，追荐尊魂往生净土。嘉熙元年二月立石。²⁵由这些舍财石刻资料中，我们知道报国寺长生库的利率有二分和二分五厘两种，而息钱的使用则完全由施主指定，不能混用。碑阴中还有其它施主舍现钱、田租入常住，舍入常住与舍入长生库似乎不同，其用途不能混为一谈。

长生库除了作为购买度牒剃度行者为僧的度僧田或度僧局之外，也可以充作点燃长明灯之用，称作无尽灯。所谓无尽灯，置灯的方法，是内置一灯，外安十镜，交光相涉，普遍互融，百界千如，重重俱现，灯烛辉煌，甚为壮观。明州天童山东谷庵的无尽灯，有绍兴府上虞县上管乡市郭尚得坊第三保陈五娘施三十六贯文，烛长明灯一碗，供养觉和尚禅师妙光塔（天童正觉）²⁶前。庄宇与妻吴氏百六娘，共施三十六贯文，烛长明灯一碗，供养观音菩萨。庄四娘施三十六贯文，烛长明灯一碗，供养本师释迦如来。泰州海陵县樊宾、妻范氏妙真、男陈樊、遵迁、媳妇许三娘、张十二娘共施三十六贯文足，共点长明无尽灯一碗，供养觉和尚禅师塔前。泰州兴化县招远坊今寄居（泰州海陵县）姜堰琴彦迁、妻钟三娘施三十六贯文

足，点卢舍那佛阁无尽灯。泰州海陵县姜堰居住周荣、妻李兴晤施三十六贯文足，开田三亩，点卢舍那佛阁无尽灯。所施功德或为自己本命涤除罪恶，或为亲人追荐祈福。这个无尽灯是由直岁智宣募缘（还有监寺惠璋、住持法为列名），每一单位都是三十六贯。所以，可以由一人或数人共同认养三十六贯。施者除了以家庭的名义捐施外，也有不少妇女以个人名义捐钱。高宗绍兴二十八（1158）年正月立石。

4. 塔的供养：

对于造佛塔或供养佛塔上的砖，这种资料在石刻文字上留下不少的见证。我们可以看到宋代所建造的属于佛教的宝塔数量还不少，虽然佛塔的大小高低不一，但是建塔时通常需要向信徒劝募，信徒也多乐意捐输。我们在各地的宝塔所留下来的各种题刻，上面详细的镌刻捐者的姓名和居所，以及所捐财物的多寡。佛塔上通常也刻有各种的佛像、菩萨像、力士像，以及各种装饰用的莲花等花草或动物图像。当然，在佛塔上也会镌刻施者的各种愿望，这应该是施者何以要将财物捐出用于佛塔上的心声。

造塔因缘，根据唐·地婆诃罗译：《佛说造塔功德经》一卷记载，该经是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十一月十五日，与西明寺沙门圆测等五人，于弘福道场奉诏宣译，二月八日译毕。就序与经文来看，内容相当简单，只强调造塔是为了置放舍利、佛牙、法藏，其中功德如彼梵天，命终之后生于梵世，于彼寿尽，同诸天一样，生五净居（比较为人所熟知的如药师如来琉璃净土、弥勒佛的兜率天净土、阿弥陀佛西方净土）。²⁷一般信徒热衷造塔，可能和《佛说造塔功德经》有关。但这并不表示这部佛经翻译之前就没有造佛塔，我们只能说这部佛经和建造佛塔的普及应该有关。

台州临海县东乡真如寺三门左右塔凡二座，砌石各三级，四面，高六尺。左座中级刻四如来像，上级刻四阿育王像。右座中级，前三面刻如来像，后面题记，上级亦刻四阿育王像和七如来像。据《嘉定赤城志》记载，真如禅寺在县东一百五里，旧名回向，唐武德二年（619）建，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改今额。²⁸按造塔在干兴元年（1022）伍月十六日，相距凡十三载始有题记。记称天禧伍年（1021）八月十一日闾家发志，迄干兴元年五月，凡十月，塔成。乃朱戒贤为亡妻姚氏二娘造阿育王石像宝塔。目的是为了解除姚氏二娘前生之冤结，忏百世之业因，并六道四生，含识有情，孤魂野鬼，三界神只，都能同生净土。²⁹

安徽寿县报恩寺塔，建于唐代，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重修，遂改称为天圣院。当时重修时，可能组成一个类似社邑的佛会组织，施财赞助者名衔一一刻在塔中壁上，有疏首、功德主、副会首、都会首等各种不同的职称，相当详尽。除人名外，居住地名衔也一一列出。施舍者除了来自僧众和一般信众外，也有一些是出自妇女。除了施舍钱贯外，也有舍米、舍木、舍手作斋食（提供斋饭食物）。施舍人有来自寿州寿春县、寿州安丰县、寿州下蔡县和霍邱县，以及卢（应为庐？）州定远县、亳（濠？）州定远县等的各乡、村、坊、市。所捐的钱财多的有高达五百五十贯文者，如列为都会首皇甫淮弟就舍 550 贯文，其它有舍一百贯文、五十贯、四十贯、三十贯文省（省者短陌，五代以来，以七十七为省陌）。³⁰当然也有一贯或五百文等。舍钱的妇女列名者随处可见，或舍五百文省，或舍一贯文省，不一而足，舍钱的目的或追荐父母等亲人，或为自身者。³¹

另据在今安徽宣州泾县水西宝胜寺前塔，有一座崇宁塔，高十三级，建于北宋徽宗崇宁（1102-1106），而成于大观（1107-1110），所有施财的记文皆刻于塔上，其中之一《宝胜禅院李俊造塔记》，是宣州宣城县仁义乡下桥西社内厢鼓角楼前居住的李俊与孙文聪、仲孙愈真、新妇鲍氏六娘、孙李氏一娘、李氏二娘、李氏三娘、李氏四娘、李氏五娘、李氏六娘、李氏七娘、孙媳方氏六娘等，闾家骨肉，深植善根，不昧正心，续因今果，同启诚心，共捐净财一千贯文足，建造宝塔十三级第二层，希望生者荣富寿永，仓库丰盈，积世罪愆消融，

当来弥勒下生同闻授记，祖先往生西方净土，聆听阿弥陀佛说法，所有冤亲同出轮回之苦。这是北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十一月初七日记。像李俊这样能够捐出一千贯文足的应该是财力相当雄厚者。另一位《宝胜禅院吴宗式造塔记》也是相同，宣州泾县冠盖乡落兴社吴宗式与妻梅氏四娘、王氏二娘、男居赞、新妇朱氏八娘、孙男铎、卞、刚、柔、昂、孙女九娘，阖家诚心舍净财一百二十五贯文足，建造宝塔一面，以此胜利，伏愿在堂母亲萧氏三十八娘，福如江汉，滔滔而不绝，寿比松筠，镇青青而永茂。次保兄安礼、嫂杨氏三娘，年龄永固，福禄弥坚，夫妇如共干以当荣，比连枝而并秀。一门吉庆时集，四时之休祥日新。运用称心，田器倍稔，人口昌隆，生涯兴盛，子孙聪明博达，业障潜消，平居不遭三灾（火灾、水灾、风灾），举族咸安于百岁。龙华会（弥勒佛在龙华会上说法）上先得度脱之缘，先亡祖祢各获超升。一切冤亲，同登觉道。这是大观二年十二月六日所记。吴宗式全家包括二位妻子、儿子、媳妇、孙子、孙女共十一人，共同舍财造宝塔一面，除祈求母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和次兄嫂福禄寿得全外，也希望阖家平安昌盛、祖先超升净土，业障全消。大观三年六月初一日的《宝胜禅院朱日初造塔记》，则是宣州宣城县宣义乡官理社朱日初与母亲胡氏二娘、妻孙汪氏七娘、弟新妇刘氏四娘、男馘、新妇汪氏三娘、新妇李氏九娘、孙炳、新妇孙汪氏五娘，特施净财，建造宝塔第三层，并入舍利佛牙种种珍异，永镇内藏，获此功能，得以保佑阖家仓库丰盈，行藏亨泰，儿孙就学，早步清云，祖祢俱超净土。荡积世之罪愆，成当来之胜果。菩提路上得悟真乘，龙华会上同为善友。³²《宝胜禅院张徽造塔记》则是宣州宣城县清流乡上湾社张徽与妻李氏三娘、男显明、显荣、显仁等，阖家施净财一百二十五贯文足，建造宝塔一面。所集无涯之善，愿阖家眷属平居安泰，四时欢乐，田庄进益，店库兴隆，长年富庶，积年罪愆免除，得生善国，亲近诸佛，了悟证真。³³另有《宝胜禅院文宗义造塔记》（大观四年七月二十七日）、³⁴《宝胜禅院殷智皋造塔记》（无立石年月），也是施一百二十五贯文足，建宝塔一面。³⁵《郭庭俊造塔记》（政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则施二百贯文足。³⁶另一《宝胜禅院吴氏与男包绩等造塔记》（政和五年二月十五日），于泾县龙山乡中义社居住的吴氏小四娘与男包绩、孙安世、国器、国光、国定、国均、国干、□材、国杰、包授、包挥、包括、包抡、嘉和、寿香、桂郎、万氏三二娘、文氏七娘、包□七娘、包氏十一娘、包氏三十二娘、包氏三十三娘、包氏三十四娘、包氏三十□娘、包氏三十六娘、包氏三十七娘、周氏二十五娘、吴氏九娘、汪氏三娘、盛氏□娘、万氏九娘、包氏念一娘、包氏念二娘、包氏念三娘、包氏念五娘、包氏念六□、阖家眷爱共舍二百五十贯文足造宝塔二面，用以追荐亡夫六郎、亡男小六郎、十一郎，不滞冥途三界之中，逍遥自在。次保自身福禄高寿，家中男女，咸增福算。继世孙息，早着科名。公私允和，日有非常之庆。火盗远离，无不测之灾。眷爱团圆，庄库兴盛。当来之世，佛会常亲，法界含生，同沾利益。³⁷这座宝胜寺前塔一崇宁塔，保存相当完整且详尽的施财名衔，以及施财目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施财者有相当多的欲望，既要追荐死去亲人离地狱诸苦，早生净土，亲近诸佛；又要祈求生者现世利益，福寿绵延，永保禄位；而且还希冀后世子孙能够早着功名，这么多的欲望，未免让人感到他们有贪得无餍之妄想。

温州瑞安县周湖观音寺有一座千佛像石塔，高五层。根据《观音寺石塔题记》，该石塔千佛中第一层：是由该县清泉乡周湖东保女弟子陈氏十八娘并男叶琮、珣、玠、新妇朱五娘、何二娘、韩六娘阖家血属等，同发净心，建造千佛一塔第一层，永立福利者。（北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六月二十一日（第一层第一面佛像下题字）。佛二身，金觅并妻任十四娘造。佛三身，徐十二娘为母池十二娘、刘廿四娘、会首朱四娘、林安昌并妻陈三（缺）…。佛四身，赵师保并妻姚六娘造。佛一身，季环并妻李六娘造。

像这座五层千佛塔，各六面，每一面都有佛像，各由施者捐施，其中不少都是阖家眷属一起出钱，造佛一身或数身不等，除为亡者追荐往生净土，不少即出自妇女所捐造。这些捐施者都是当地清泉乡人。时间上有熙宁元年（1068）十一月，和二年二月。据跋文，该塔其下三层题字凡六面，第一层面面有字，第二层一面有字，均熙宁元年造。第三层熙宁二年造，

只录佛像下题字，第四五层并高不可拓。³⁸

福建莆田广化寺有东西两塔，其中的东塔（图一），在城南凤凰山下，在塔的第二层门口匾额上刻有释迦文佛塔塔名，故又称为释迦文佛塔。石塔建于南宋孝宗干道元年，公元1165年。塔高五层，仿木构楼阁式辉绿岩石建筑，平面八角，总高35米，造型古朴，刻工精巧，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塔的基础已经低于附近地面，这是由于塔建于土山之上，八百多年来附近山上水土流失，泥沙淤积所致。1983年国家拨款维修塔体，安装塔刹和避雷针，疏通排水沟，增置积沙地，避免塔继续下沉。这座塔具有独特的风格，第一、塔的外型稳重坚固，出檐深远而又玲珑。塔内为八角空心室，宽敞明亮。第五层内顶为四组叠涩结构八角藻井，逐层砌台阶，可以攀登塔顶；而且塔内上下阶梯非常宽敞，塔内也很平坦开阔，每层塔外的平台宽大，登塔十分方便，有如一般楼房，这在全中国的砖石楼阁式塔中无出其右。第二、塔的须弥座和栏杆别具一格。须弥座八面束腰，高80厘米，腰间浮雕狮子滚绣球和牡丹花卉等图案，造型优美。束腰转角和间柱处，浮雕侏儒力士，作负重的姿态，表情丰富，形象生动。特别是须弥座四周栏杆与众不同，不用望柱和枋板式的栏杆组合，而是使用了较低的通连波涛云气纹图案的矮栏，使厚重的塔基平添几分轻巧。南面正中砌石阶五级，直通塔身，阶两旁各置望柱一对，及海水卷云纹栏板，回廊栏板浮雕云水纹。第三、塔身的雕刻十分丰富，造型多姿。第一层塔身直径10.50米，第二层直径7.64米。第一层东西两面开门，其余六面均设佛龕，龕内置有佛像，门龕两旁浮雕佛的弟子菩萨、罗汉以迦叶和阿难两大弟子，老少分明，形象逼真生动。第二层至第五层四面开门，门旁浮雕金刚力士，龕旁浮雕菩萨像，尤其以观音菩萨最为出色，不仅体态丰满圆润，而且形象优雅。各层塔檐先用巨石叠出，作成圆弧面，浮雕凤凰、双头羽人、飞仙以及各种奇异的花卉图纹。檐下的倚柱瓜楞形，柱头斗拱作双杪三下昂。如此的装饰雕刻是其它石塔出檐之下少见的。这是一座不可多得的宋塔遗构。³⁹有基座，四面用小砖墙围挡，在八角形基座周边，砌成围护栏杆墙。第一层塔身即建在其上。塔身处复置一层小台基，周边作仰莲图案。各转角作三柱，圆形柱础，柱头顶着大栌斗。每面柱间做地袱，柱边紧连抱框，中间安装立夹，开双扇石板门，立夹与抱框之间施用横枋，在枋上的板心上刻有飞天和僧侣像，并在上枋之上斗拱之间穿一条横枋，枋上置枋混两层，每层安装石块，浮雕、飞天、牡丹、荷花、花卉、飞鸟、人物像，上承檐枋和石板出檐，各层檐角做出挑角，每层塔身东西南北四面开真门，另四面开假门，门窗洞口均做方形，塔的内部有石阶可通至各层，状况保存完好。⁴⁰其题刻如下：

干道改元（1165）清明日，□社张景醇挈家同登。仁德里陈良弼、室康十五娘，舍钱伍拾贯足。在城郑舍安人怀氏二娘，舍钱伍拾贯足。孝义里洪□、室余二十九娘，舍钱伍拾贯足。嘉禾里林舍许二娘舍钱伍拾贯足。安乐里张国骏、陈□，兴福里吴文□、程宇，延福里陈元□、黄石，信士朱□□为外姑，朱庶为前室余□□，朱廉为妣张氏，朱□为前室□□□，共舍钱壹仟贯文，各随所愿者。在城汤享同室武十二娘，舍钱伍拾贯足（即足陌）。在城黄舍宋十二娘，舍钱伍佰贯文，各随心愿。（上缺）全家平安，舍钱伍佰贯文。嘉禾里黄公俊同室，舍钱伍拾贯足。延兴里劝首陈谊，发心舍钱壹仟贯文，造塔一面，愿荐先考三十九郎、先妣汤二十四娘生界。里洋院□□□，舍钱伍拾贯足。城右厢信士汤享同室中武十二娘，舍钱叁佰伍拾贯文，造柱二根，祈延景福。惟新里信士许任偕室中林氏念三娘，舍钱壹仟贯文，镌造塔殿圣像六躯、香案一座，永充供养，报父母恩，祈心境妙明，同圆种智；再舍净财壹仟贯文，造第五级。在城吴□□与室林十二娘，舍钱伍拾贯足。□□林禧、室彭七娘，舍钱伍拾贯足。在城信士蔡兼、室黄八娘舍钱伍拾贯足。承事郎、赐绯鱼袋、致仕方美同室敕赐冠披安人吴十二娘，舍钱一佰四十贯文，祈延福寿。（中略）城东厢郑舍方十二娘、景□里朱舍余九娘、朱舍顾十九娘、朱舍林十六娘、延兴里杨舍陈二十娘、郑舍胡二娘、陈舍苏十娘、林舍陈十娘、郑舍陈二十一娘、□舍陈二十二娘，共舍钱壹仟贯文，各随心愿。延兴里施堂同室郑十娘，舍钱伍拾贯足。（中略）延兴里陈泗、黄舍陈十七娘、黄十八娘、孝义里

黄舍陈十三娘荐亡夫、在城仇禄、朱舍陈十七娘、…朱舍茅大娘、…陈舍林九娘、…已上四十人，共舍钱壹仟贯文。…陈舍吴三十八娘、陈舍黄十九娘、…余舍周十一娘、余舍念七娘、…周六姐、…共舍钱壹仟贯文，各随心愿。…威里都头翁彦同室王十三娘，舍贰佰贯文，祈保全家，增延福寿。信士翁邦本、信女林二十四娘、张舍周十六娘、在城阮口、吴琮、王舍黄十二娘、广节王育同室姚十四娘、信士陈栲同室刘念三娘、张廷益、余士廷，已上十人，共舍钱壹仟贯文。…吴时生…徐舍江十四娘…丙戌，逐日上街打口钱参佰贯伍拾贯文。…仙游白岭颖川孺人游此，静（应为净）舍伍拾贯文，建无量寿佛，祈延福寿，仍荐亡夫知篆生界。…在城清信女林舍陈四娘，舍钱柒拾贯文足。…右承事郎致仕魏伯良、室中孺人郭三十三娘，舍钱柒拾贯文足。…崇福里郭晞元、同室中吴□□□，舍钱壹佰伍拾贯文。威里信士林禧、室彭七娘，舍钱伍拾贯文。（上缺）舍钱伍拾贯文，为荐四恩（误为思）三有。仁德里郭敦天偕室陈十三娘，舍钱伍拾贯足，□答恩囿，仍荐考妣。仁德里郭驥、姚十二娘，□答（下缺），同荐考妣。右厢信士陈燊偕室中谢二十娘，奉舍尊者二位，钱一佰贯足。在城清信女欧阳氏三娘，舍钱伍拾贯足。合浦里魏善，为荐考妣，舍钱八拾贯文。在城黄舍宜人谢四娘，为亡男百一十六郎，舍钱伍拾贯足。…建兴庵优婆夷曾，舍钱伍拾贯文足。南匿里东寮信女彭舍张十八娘，舍伍拾贯足。…郭氏孺人吴氏十娘，舍钱伍拾贯足。文赋里信士黄□□室陈八娘，祈求平安，舍钱伍拾贯足。□春郡夫人□舍林□，伏为自家祈保平安，谨施净财二百贯足，□多宝佛、释迦佛二尊并狮子座，永充供养，所冀良因，愿延禄筭者。…⁴¹

按南宋孝宗干道元年，为公元 1165 年。从信众的舍钱来看，舍钱最多的是惟新里许任及妻子林念三娘，共舍钱二千贯文，又如负责这一次募款活动的劝首陈谊舍壹千贯足，也算是大手笔。同时还有集合数人或数十人之力集资壹千贯足，舍入其中，另有舍钱三百贯足、二百贯足等等不一而足；不过，整个舍钱活动还是以舍钱伍拾贯文为最多，可能当时负责劝募的陈谊就是以伍拾贯文作为一个劝募单位的。题刻中还有不少僧人也参加舍钱的活动，甚至有僧觉琮等十位僧人共舍钱壹千贯足。这十位僧人的舍钱，应该都是出自他们的私有财产。如果我们以当时的物价来作比较，十贯文足就是一笔不小的钱，⁴²所以对于那些能够施舍超过三十贯文足的施者来说，应该都是经济丰厚的人。至于有关妇女方面，很多都是以妻子的身分施舍钱财，因为她们名字都以类似“陈舍黄十二娘”这样的称呼，而不是以自己的身分来施舍，是否代表这些财物是由丈夫经营所得，而非妻子靠自己的能力所赚来的，可能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另外，她们如果和丈夫共同出资，就改以“陈舍同室黄十二娘”或“陈舍同室中黄十二娘”这样的称呼来具名。

再说她们所要祈求的又是什么？题刻中有提到的如“祈延福寿”、“祈保平安”等这些现实世界的利益。至于“各随心愿”，可能施者已经在菩萨面前拜祷和祈求过，并说明自己的愿望，她们的心愿应该和保平安、延福寿这些现实世界的利益没有两样。另外则是为了追荐祖先，使祖先荣登生界，不要堕入六道轮回之中。

碑文中出现的莆田县里名，包括仁德里（武化乡，在县东北）、孝义里（崇义乡，附郭）、嘉禾里（永嘉乡，在县西）、安乐里（感德乡，在县东南）、兴福里（崇福乡，在县东南）、延福里（？）、延兴里（崇义乡，附郭）、惟新里（永嘉乡，在县西）、景德^德里（感德乡，在县东南）、南匿里（感德乡，在县东南）、崇福里（崇福乡，在县东南）、合浦里（崇福乡，在县东南）、文赋里（永嘉乡，在县西）。⁴³

温州松台山顶尚存净光塔砖二座，其中有一座是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李二娘舍砖。案砖高一尺一寸四分，阔七寸五分，厚一寸五分。净光塔初建于唐宪宗元和中（806-819），为净觉禅师真身塔，高出云表，常有五色云覆盖其上，刺史朱褒上奏其事，僖宗赐名净光。宋太宗赐寺额曰：『宿觉名山』。其后重建于熙宁五年，即此砖。每砖刻有一塔，高约八寸，或刻在左方，则其右方有年号及舍砖人姓氏。其塔每级各有一字，每级刻一字，如“大乘妙法莲华经”七字刻在一座七级塔上，或刻一塔于砖之中心。⁴⁴另一宝塔砖则是李子陵并母王

十一娘、妻吴二十八娘、男新妇孙二十四娘，同舍宝塔砖一万片。□故李九郎前妻余二十一娘往生者。⁴⁵另有北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五月，□妻钟氏一娘阖家舍砖一千片，造塔奉达。⁴⁶

台州临海县西五里《日山造塔砖舍主题名十一品》（因位于东方面海之处，故称为日山），有北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记，缪五娘并男洪文俊等舍一万片，李延照同妻徐十二娘舍二千片，攻小方脉李宗旦同阖家舍二千片，陈文政为考二十四郎舍一千片，弟子徐卯舍一万片，韩用之为在堂母亲舍一万片，女弟章十娘并男李仲□、仲华阖家眷等舍一万片，詹吉之并车十二娘为考六郎一千，女弟子陈七娘舍衫帔造塔砖五百片，江十一娘为二郎、妣二十四娘舍一千，女弟子二娘舍一万片，徐文溥并七张十七娘舍一千片，口文晟并妻陈六娘舍一万片。据跋文这些砖各高一尺五寸，广七寸五分，厚二寸。所谓攻小方脉，指汉·张仲景善于治疗，尤精经方，所著《伤寒论》三十二篇为后世方脉之祖，此大方脉之名的由来，而小方脉即儿科。⁴⁷

致于杭州西湖旁钱塘江畔龙山月轮山有名的六和塔（或六合塔），该塔造型高大，平面八角形，高十三层、59.89米。现存的六和塔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6）修建的，1961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修建时是根据宋塔的砖石结构，外罩以十三层的木檐，历代虽曾多次修建，其结构特点仍按宋代原塔仿造。根据南宋·曹勋（1098-1174）塔记所载，旧塔是开宝三年（970）智觉禅师延寿（904-975）于钱氏吴越时开山建塔，以镇江潮。塔高九级，五十余丈，内藏佛舍利。宣和三年（1121）塔寺为寇盗所焚。绍兴二十二年（1152）慈恩宗教僧智昙奉旨重造。二十六（1156）年僧智昙捐私蓄，并劝募到大檀越和义郡王杨存中和居士董仲永，以及来自朝廷官员和各方的善款资助。次年二月开工，到隆兴元年（1163）春告成，凡七级。所以，工程费并非官方支应，而是来自民间的捐献，尤其是官僚的捐助更是大手笔，如杨存中就是一例。⁴⁸塔虽然是为镇伏波涛汹涌的江潮，实际上因为塔顶上和四周翘角悬挂明灯，故也是海上舟楫导航的明灯。塔的内部壁间立一小碑，由吴越王时代到南宋绍兴二年四十二人分写石刻《四十二章经》、⁴⁹《金刚经》三十二分由三十二人分写、⁵⁰《佛说观音经》（即法华经普门品）壁碑刻有白衣观音像，下刻绍兴二年中元日劝缘者前庐山三峡云屋叟晓常。⁵¹另外塔内下层尚有巨碑，为敕赐开化赐碑大字尚书省牒四种文书。第一种文书：为六和塔修建原由，因开化寺六和塔为永镇江潮，宣和三年（1121）遭方腊焚毁，片瓦无存，造成江潮泛涨，危害舟楫。绍兴二十二年（1152）下旨重修，礼部兴工，临安府转运司共同出力。以及二十六年临安府给帖僧智昙住持并督造修建事宜。僧智昙舍衣钵，并募净财，造成塔七层以及院宇百间。故朝廷以敕黄文字赐给僧智昙之状。僧智昙讲唯识因明等论，为当时学德兼备有名的学僧。第二种文书：为隆兴二年（1164）开化寺敕额下赐，传尚书省牒大字行书刻字。另有干道元年（1165）有司对开化寺给付札子。第三种文书：隆兴二年（1164）之前，僧智昙乞请敕黄，圣旨允可。第四种文书：干道元年军府给帖，六和塔完工，褒奖智昙功绩，圣旨对本寺特典，给札临安府下钱塘、仁和县僧司。以下两段史料，可能就是当时智昙募修时施主舍财的见证。据《宋六和塔砖记》所云：“大宋国江南东□路信州上饶县石人乡左溪社弟子蒋舒行、嫂应七娘，共舍净财伍佰贯文省，买砖添修六和塔，追荐祖宗亡人。下项：上太公蒋八郎、太婆舒十二娘、太公蒋十八郎、太婆毛氏大娘、上太公蒋十三郎、太婆祝十二娘、又太婆郑五娘、太公蒋四郎、太婆刘氏七娘、又太婆李大娘、姑婆蒋氏三娘、祖公蒋十七郎、祖婆余氏大娘、亡父蒋十九郎、亡母徐氏五娘、房兄蒋十一郎、亲兄蒋十二郎等诸灵，承此上善，各愿超升天界，然冀自身家眷，求大吉祥。□已四月题。”

⁵²《宋六和塔施主题名碑》：“干缘行者朱寿定今具：新城县、分水县、于钱（潜）县长安乡施主名铭：□□朝奉郎许兴古舍钱壹拾贯文，成忠郎陈淳行、并男右迪功郎陈恪舍钱壹百贯文，章升同母亲何氏十娘舍钱贰拾贯文，何立等舍木壹根，何彦侁舍钱贰拾贯文，…何彦份舍钱壹拾贯文…沃□舍钱壹拾贯文，将仕郎沃咏舍钱壹拾伍贯文，持友那舍钱壹拾贯文每年舍钱，持友闻舍钱壹拾贯文每年舍钱。右件施主舍钱物伍阡余贯文。”⁵³

塔的构造，初层内外两砖壁有开放的木造外廊围绕，外廊一面广四十二尺三寸五分，外砖壁厚十三尺八寸八分，四面设有入口。

5. 钟的供养：

施者对于钟（以铜钟最多，部分则为铁钟）的供养，主要任认为寺院的钟声迟缓有致，听闻到钟声，可以解除烦恼，警情通幽，甚至连在地狱受刀轮之苦的冤魂也可以暂时得到解脱，并超升法界，让众生得成正觉。所以钟铭上往往会刻有类似“闻此钟声超法界，铁围幽暗悉皆明。三涂离苦罢刀轮，一切众生成正觉。”有这么多的利便，当然吸引信徒施舍财物，为寺院铸钟；何况还有不少的钟上面镌刻有各种的经文或咒文，所以只要扣击钟一次，就代表将该钟上的经文念诵一遍或抄写一遍。这种速成的方法，对于识字不多，或无暇念诵，和抄写经文的信徒来说当然方便。⁵⁴所以，钟上的铭文就经常镌刻有密密麻麻的施者姓名，有的甚至多达一千二百人左右，连钟钮上面也同样刻有不少姓名。钟上施者的姓名，绝大部分是妇女，从他们的名字来看，有些很清楚，是属于一个家庭，有些则很难判定彼此之间的关系。

位于浙江台州黄岩县东南的庆善禅寺，⁵⁵在南宋理宗淳佑九年（1249）六月四日遭回禄之灾，殿阁堂庑钟鼓楼屋舍皆遭焚毁，钟亦堕入土中。知县新昌王华甫以该寺本为祝圣道场，需加修复为由，首先捐财，率僧道畊及本寺住持文郁、⁵⁶维那法政、干造政则共同负责，并劝募合县人众共襄盛举。其后接任县令王端行及同僚又出钱，并得到僧人克勤、无退协助。凡费钱一百五十万（即一千五百贯），于十一年十月九日铸成一口重六千斤大钟。钟高九尺，顶围径一丈三尺五寸，口围径一丈七尺六寸，厚四寸五分寸。分上下两层，各六区，及篆带间，并列一千二百余人舍钱结衔姓名，其中有舍钞券、铜钱、炭（以肩计算），及舍铜三千重者。僧俗二众舍钱名衔多达一千二百人，并镌刻于铜钟上，可说洋洋大观。这些舍钱名衔在清·阮元：《两浙金石志》卷十二阙漏甚多，而清·黄瑞辑：《台州金石录》卷十所载最全。俗人施财者十之八九皆为妇女，其名称泰半称几娘，很少有自己的名字，可知一般妇女是为最热心之支持者。据郑大惠⁵⁷《宋庆善寺新钟铭》中舍钱家庭名衔中，列名的有进士（累举不第者）郑日孙乳名月老、妻吴氏十七娘、男复、女静、女娘、助缘安人杨氏妙澄二千足，黄武九娘一千。在邑余三八娘净坚、孝男陈惠孙一千足，悼妣孙郑六七娘上西方。金文新妻吴氏七娘、男定孙共舍四千三百足，周平同妻陈氏万三娘各一千足，白石阮伯晟同妻何氏八六娘共舍一千足，又施银铜镪，悼先考阮细六承事超升莲界。⁵⁸她们舍钱铸钟以一千钱即一缗最普遍，祈求的除为去世的父母等超生莲界，并祈保自己平安、身体康泰，也是以现世利益为主，并不希冀要成佛或上升天界等，或参与弥勒佛的兜率天宫等这些遥不可及的心愿。舍钱的人不论官民，也不论舍钱多少，一律被镌刻在钟上，没有任何的分别，寺院这样无分轩轻的做法，应该是信众最感慰藉的事，可能也是最能激起共鸣的好方法。

与庆善寺情况相同的，还有浙江台州仙居县西的显庆（禅）寺铜钟款，⁵⁹按钟成于理宗开庆元年（1259）六月。钟高七尺五寸，口围径一丈三尺八寸，分上下二层，每层各六区。上区高一尺四寸，广一尺三寸。下区每高九寸三分，广一尺三寸五分。捐钱名衔亦洋洋洒洒，镌刻于铜钟上面，除官员、僧尼外，当然还有许多的俗人；其中舍钱的目的以追荐亲人，超生净土为主。⁶⁰

温州乐清县丹霞山白鹤寺旧钟，因在北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五月，方腊余党俞道安自仙居县攻陷乐清县后，即以白鹤寺为巢穴。至秋天时，因官府进逼，贼人焚寺遁走，旧钟即在此时烧毁。六年三月，山门勾当僧法因子印，以所遗铜六百斤，更劝募到千人，共同出钱铸造新钟。次年三月九日庆告落成。新钟高七尺六寸八分，下围一丈五尺一寸八分。腰起横棱，分上下二层，共界为十二区，分刻舍钱名衔和钱数。由钟的高、下围和口围的尺寸来判断，推测白鹤寺铜钟与显庆寺钟大小甚或重量皆相当接近。第一区为替皇帝、百僚、百姓

祈福。第二区官名题衔。第三区为钟铭及序文。第四区为与铸钟有关的诸位比丘及俗家弟子。第五区有弟子徐行可并妻王十一娘舍铜二百五十斤，报答四恩三有⁶¹，典史陈斌并妻杨四娘、弟子任敏并妻蒋十一娘等，柯敦并妻徐十娘、汤尹母王十一娘、妻屠二娘等各舍钱十五贯，一方面追荐祖先等超生，另方面奉答四恩三有，及法界众生。孙师古母刘廿二娘舍钱十四贯。第六区：比丘清塞、弟子张玩、女弟子王三十娘并孙孙师颜，已上各舍一千。女弟子杨廿二娘、男宋世英…各舍七千。典史张格母陈二娘、妻林十八娘，…各舍五千足。…郭成并妻陈十五娘，舍五千省。王钟并妻陈十五娘、男亚五、亚宁，舍五千省。⁶²

温州城内开元寺的旧钟，据款识，乃前任住持常裕施舍五百贯，铸于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却于宣和三年（1121）和白鹤寺钟一样毁于兵火。前住持都干当僧道圆募缘重铸，庆赞落成于建炎二年（1128）二月二十四日。撰铭者为乡贡进士蒋伟（后登绍兴五年进士，官福建闽清县，撰铭时尚未登第，故称乡贡进士，盖沿唐例）。钟高八尺五分，上围一丈一尺四寸，下围一丈五尺五寸四分，也是一口巨钟。该钟与白鹤寺新钟出自同样的工匠翁氏昆仲、父子。施财名衔一一镌刻于钟上，除了官员和僧众之外，还有不少家庭捐施，如上层第三区：刘六娘、男陈嵩、新妇夏十六娘、叶氏四娘为自身施三十贯。刘三娘、男夏姐郎、陈三娘、男王通、王暹、新妇潘廿二娘、夏四娘各施三十贯。姚八娘、男陈彬、新妇刘十七娘、夏伯英、妻王八娘、男皋、新妇单十八娘施十五贯。⁶³

南宋绍兴四年（1134）十二月十六日，由寺僧希胜铸造的处州丽水县东门迎恩门大庆寺铜钟，钟高六尺，围一丈三尺，上下共八区。款识除刻有法轮常转，天下太平，皇帝万岁，重臣千秋外，还镌刻有二百零八人姓氏，共舍钱三百八十余贯。施主檀越来自本县者，有许多梅氏家族。⁶⁴

6. 对寺院各种法会的供养：

寺院一年当中所举办的各种法会不少，比较重要的法会如四月八日的浴佛节，或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节，和诸佛、诸菩萨的圣诞日，通常需要举办各种各样的法会。法会的举办当然需要有各种供品和财物来赞助，这些场合也都有相应的信徒来支持所需的米面、茶汤、灯烛、供品等。所以，寺院所需的各种物品，基本上都由各种信徒来支应，这些信徒除了本地者之外，也包含来自附近城乡，或更远地区的信众，他们基于共同的信念，竭尽所能的贡献己力。这些檀越会组成所谓的社会，用以支持他们所属的寺院，如杭州“奉佛则有上天竺寺光明会，皆城内外富家助备香花灯烛，斋衬施利，以备本寺一岁之用。又有茶汤会，此会每遇诸山寺院作斋会，则往彼以茶汤助缘，供应会中善人。城中太平兴国传法寺净业会，每月十七日，则集男士；十八日，则集女人，入寺讽经听法，岁终则建药师会七昼夜。西湖每岁四月放生会。其余诸寺经会，各有方所日分。”⁶⁵较详细的记载则见于《梦粱录》所云：“奉佛者有上天竺寺光明会，俱是富豪之家，及大街铺席，施以大烛巨香，助以斋费供米，广设胜会，斋僧礼忏三日，作大福田。又有善女人，皆府室宅舍内司之府第娘子夫人等，建庚申会，诵《圆觉经》，俱带珠翠珍宝首饰赴会，人呼曰‘斗宝会’。更有城东、城北善友道者，建茶汤会，遇诸山寺院建会设斋，又神圣诞日，助缘设茶汤供众。四月初八日，六和塔寺集童男童女善信人建朝塔会。…每月遇庚申或八日，诸寺庵舍，集善信人诵经设斋，或建西归会。宝叔塔寺每岁春季，建受生寄库大斋会。诸寺院清明建供天会。七月十五日，建盂兰盆会。二月十五日，长明寺及诸教院建涅槃会。四月八日，西湖放生池建放生会，顷者所集数万人。太平兴国传法寺向者建净业会，每月十七日集善男信人，十八日集善女信人，入寺诵经，设斋听法，年终以所集资金，建药师道场七昼夜，以终其会。”⁶⁶

三、果报观与地狱观

死后的世界与最后裁判当然不是只有佛教才有，而是许多宗教共同的课题。十世纪到十

四世纪中国的地狱观更是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混合成品；如果我们根据日人泽田瑞穗的经典研究作品《修订地狱变—中国的冥界说》来看，提到大家比较熟悉的南宋·洪迈（1123-1202）《夷坚志》中所提到的地狱景象，如狱中有善恶之秤，冥吏手捧牙盘（象牙制的盘），上有红黑牌，红牌用金色书“善”字，黑牌用白色书“恶”字，中有一秤，秤上有东西二盘，东盘是善行，西盘是恶行，看那盘文书较重，决定业报。这种以秤来衡量善恶的做法，与明清时期在中国特别流行的功过格，以日常的善恶行为来评量一个人的说法如出一辙；⁶⁷或以为冥间悬挂一大镜，亡者生前罪业在镜前完全映照，称为业镜，俗称孽镜台。生前如作善事，包括戒杀、持经、造像、敬畏天地、孝养父母、归向三宝、莫怀忌妒、莫谤良善、莫杀生命、莫爱非己之财、莫贪女色、莫损他人、念诵观世音经、高王经、口称颂阿弥陀佛、观世音佛，就可以消灾得福。生前如作咒诅、杀生、斗杀等恶业，在冥间会受到诸如铁山炽热烧炙、以及刀剑割割之苦、堕饿鬼、畜生、轮回之苦的处罚。⁶⁸这些在地狱所设的种种令人恐怖的情形，令生者心生警惕，不敢为非作歹。有关地狱之苦的描述，佛经中当然有不少的陈述，后汉康巨译：《问地狱事经》，后汉安世高译：《十八泥犁经》，都是专门针对地狱说的经典。至于其它经典其中一节提到地狱说的就更多，如六世纪初南朝梁时编纂的佛教学要览的《经律异相》，最后的卷四十九和五十，这两卷将有关地狱文献资料在经典类中加以排列。与《经律异相》编纂同时的元魏·瞿昙般若流支译：《正法念处经》也将生死、地狱、饿鬼、畜生等业报的世界体系加以引用。⁶⁹不过，对一般僧人和信众来说，佛经的深奥难懂可能不是他们能够轻易理解的，所以可能还是要透过在寺院墙壁上所绘画的变相图（如唐吴道子的变相图、大足北山佛湾第245号观无量寿佛经变相、佛湾第137号维摩诘经变相图、或大足宝顶山大佛湾第11号释迦牟尼涅槃图宝顶山大佛湾第20号地狱变相之类），或透过各种文学戏曲（如目连变文或目连戏文），⁷⁰和各种灵验故事等的宣传，得到对地狱的各种印象。所以，为了免除将来在地狱中受到各种无法忍受的苦，除了须在生前勤作善事，还要作各种的准备，如南宋开始就有所谓的受生寄库的习俗—即生前要先将纸钱寄附给寺院，⁷¹以备将来死去后在七七四十九日以前烧送给死者，这样可以死者将来延生寿命、三世富贵；而这种受生寄库的做法是受到《佛说寿生经》一卷经典的影响，该经典是唐贞观十三年（639）三藏法师自西天竺携回。⁷²

当然一提到地狱，还有一位幽冥教主—地藏菩萨。（图二）地藏是阎罗王系统的行政官和法务官，身分是菩萨，但背后则是具有实力的释迦佛，所以虽然在冥间是受到阎罗王委任的行政官，但是潜在主权说不定是冥间的地主。地藏信仰是根据唐·玄奘三藏译：《佛说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唐·实叉难陀译：《佛说地藏菩萨本愿经》、天竺·三藏菩提灯译：《占察善恶业报经》，所谓“地藏三经”而来，其中尤其是《佛说地藏菩萨本愿经》二卷更是代表性的经典，本经主要是宣扬孝心的女儿为解救堕入地狱亡母而发愿修福，和地藏菩萨的悲愿—所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成佛的悲愿相同。这让我们想到和传统中国重视孝道的思想契合，也让我们联想到和目连救母的情节若合符节。元杂剧《地藏王证东窗事犯》即是叙述秦桧冥报的故事。⁷³

生前的善恶需要受到死后世界的审判，作恶多端者显然无法逃避地狱中受各种苦毒的处罚；而生前作善多者，显然可以上升所谓的天堂，这些天堂当然与地狱形成鲜明的对比，所谓的福舍乐堂，除了有华丽绝伦的宫殿外，还有百花齐放，鸟语花香的境界，同时还有各种饮食享用，种种好处不一而足。由于对于死后世界的充满恐怖印象，所以如何救赎变成生者需要关怀的课题。生前除了急需多作善事外，也不能作任何有伤阴德的事情，更不能残害任何的生命（包括所有的动物），对于父母更要极尽奉养孝顺的能事，对于死去祖先也要依时祭祀不得有缺。救赎的办法当然很多，靠各种佛如释迦牟尼佛、菩萨的保佑，如观世音菩萨，念诵各种经文，如《金刚经》、《法华经》等，或各种咒文，如《陀罗尼咒》、《大悲咒》，施舍财物、建佛塔、造佛像等不一而足。对于那些误被迫入冥府者，被冥吏放还回到阳世时，冥吏总会一再的提醒这些人，回阳世后一定要作功德。生前有罪业者若堕入地狱，要如何解

除地狱的痛苦？第一要件是请亲人为她诵经或写经，第二或透过判官、冥吏的好意，第三则是以烧纸钱贿赂冥吏。诵经就佛经来说包含甚多，如《法华经》、《金刚经》、《梁皇忏》等。

74

四、结 语

就宋代士庶家庭而言，对于神明的敬畏和崇拜应该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绝对不敢掉以轻心，举凡与神明有关的行为和活动都该尽心尽力。因此如果有任何的差错，也都认为是自己亵渎了神明，对于神明不敢妄加毁谤，所以如何取悦于神明，应该是他们努力的方向。从上文所述，我们看到许多出自石刻文字所保留下来的资料，可以看出来自庶民的心声，尤其是遇到灾难时，更是需要神明的保佑，而种种护佑，就需要相对的物质上贡献。⁷⁵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为寺院的种种活动献出各种的财物。

本文主要是利用石刻文字，来讨论宋代一般庶民家庭的成员，如何将财物施舍给佛教寺院。我们发现透过对建造寺院、施舍田地与山林、建造佛塔、造佛像、铸造铜钟等项目，捐施财物给寺院。这些家庭成员包括父母本身和第二代的子女、媳妇，以及第三代的子孙，当然也有不少是夫妇和第二代的子女、媳妇共同列名，也有妇女以妻子或母亲的身分，与子女或第三代的孙子共同出资捐钱的，有些家族甚至祖孙数代，在一二百年间，对同一所寺院施舍大批的金钱或财物，像这种长期支持同一所寺院的情形，我们可以看出该寺院和这一家族长期之间的紧密关系，当然这也代表该家族应该是属于当地的望族或大姓，因为对于寺院长期的支持是需要耗费大笔财力和物力才能办到的，绝非一般升斗小民的家庭可以办到的。

本文在提到建造寺院方面认为，其实只有有能力的家庭才有可能建造寺院，因为寺院的建造除土木工程的庞大经费外，还要有不少的像设等相关设施，所以绝非一般的家庭可以办到（当然寺院的规模大小不一，规模较大的寺院实与宫殿无异）。所以，从文献资料可以看到历代有不少的皇室成员，或达官贵人或地方着姓建造寺院的例子，或将自己的宅邸施舍为寺院的情形，如《洛阳伽蓝记》中就记载许多这样的例子，其它的例子更是不遑枚举。就宋代的情形来说也有不少同样的例子，本文提到寺院在修建和改建的情况下，也同样需要信徒的捐施，所以除了大檀越主外，也有一些只能捐出少许钱财的小檀越主。至于舍田给寺院的例子也不少，有时信徒在捐建寺院时，通常也会捐出一些田产作为僧人的粥食之费。本文提到福建兴化莆田县有名的广化寺，长期以来就得到当地大姓郑姓家族的有力支持，一再的舍田、舍山林，创立庵堂，广化寺内也有郑姓家族的祠堂，寺方和郑姓家族双方如有约定，每遇岁时祖先的忌辰和中元节时，则由寺僧准备祭品，郑姓子孙则前来祭拜。这样的支持，自五代直至明代，持续的时间长达五百年之久，所以广化寺与郑姓家族这种密切的关联，可以看出地方大姓与寺院的发展息息相关，广化寺拥有子院百区，当然和郑姓家族的长期支持有关。当然，一般的舍田入寺，通常只将田地的租课舍入，也就是将每年收成的田租舍给寺院而已，田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应该还是在施舍人的手中，并非真的将田地施舍给寺院，这一点在石刻文字上是记载的清清楚楚的。至于对于寺院的长生库的供养，一般也是将田地每年的租课舍入，或则将现钱舍入，利用这些租课或现钱来贷放给民间，所得到的利息，按照捐施者的意愿安排用途，大部分的用途都作为施者为死去亲人忌辰时诵经和斋僧以及祭品支用，或者为施者生前祈福也很常见（也有相关的仪式举行）。所以就施者的立场来说，本钱仍然不变，并没有任何金钱上的损失，可是却能够利用寺院所经营的长生库，达到他们所需要的意愿，这真是一举数得之事。

其次，对于造佛塔或供养佛塔上的砖，这种资料在石刻文字上留下不少的见证。我们可以看到宋代所建造的属于佛教的宝塔还不少，虽然佛塔高低不一，但是当时建塔时通常需要向信徒劝募，所以信徒也多乐意捐输。然后我们就看到在各地的宝塔所留存下来的各种题刻，上面详细的刻下捐者的姓名和居所，以及所捐财物的多寡。佛塔上通常也刻有各种的佛像、

菩萨像、力士像，以及各种装饰用的莲花等各种花草或动物图像。当然，在佛塔上也会镌刻施者的各种愿望，这应该是施者何以要将财物捐出用于佛塔上的心声。

还有施者对于钟（以铜钟最多，部分则为铁钟）的供养，主要基于寺院的钟声迟缓有致，据说听闻到钟声，可以解除烦恼，甚至连在地狱受刀轮之苦的冤魂也可以暂时得到解脱，并超升法界，让众生得成正觉，有这么多的利便，当然吸引信徒施舍财物，为寺院铸钟；何况还有不少的钟上面镌刻有各种的经文或咒文，所以只要扣击钟一次，就代表将该钟上的经文念诵一遍或抄写一遍。这种速成的方法，对于识字不多，或无暇念诵，和抄写经文的信徒来说当然方便。所以，钟上的铭文就经常镌刻有密密麻麻的施者姓名，有的甚至多达一千二百人左右，连钟钮上面也同样刻有不少姓名。钟上施者的姓名，绝大部分是妇女，从他们的名字来看，有些很清楚，是属于一个家庭，有些则很难判定彼此之间的关系。

当然，寺院一年当中所举办的各种法会不少，比较重要的法会如四月八日的浴佛节，或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节，和诸佛、诸菩萨的圣诞日，通常需要举办各种各样的法会，法会的举办当然需要有各种供品和财物来赞助，这些场合也都有相应的信徒来支持所需的米面、茶汤、灯烛、供品等。所以，寺院所需的各种物品，基本上都由各种信徒来支应，这些信徒除了本地者之外，也包含来自附近城乡，或更远地区的信众，他们基于共同的信念，竭尽所能的贡献己力。何以会如此无怨无悔的贡献呢？应该是基于信众对于佛教果报观和地狱观的想法。

一般说来，佛经可说是浩如烟海，而且艰深难懂，连专业的僧尼都无法一一诵读，或一心领神会，所以在中国流通的佛经其实也不是很多，比较通行的如《心经》、《金刚经》、《楞严经》、《法华经》等。所以一般的佛教信徒其实是透过一些简化的象征物，如寺院内所供的各种佛像或菩萨像，或所绘画与佛有关的各种神迹图像来膜拜，又透过各种的灵验故事来了解佛教的因果报应和轮回说法，以及各种的变相图和戏曲等，当然也透过僧尼的社会教化，通过这些媒介，佛教的信徒们就可以知道他们能够作或不能够作什么事情，以及他们要如何去做。

所以，本文利用石刻文字，可以清楚的看到宋代的一般庶民家庭，如何透过对于寺院的各种供养来达到他们心中的愿望，而这些愿望其实不出于二项主轴，其一：是对死去亲人的追荐，希望他们能够涤除生前的罪业，免除地狱受苦，并超升西方净土；另一项：则是施者也希望他们对于寺院的供养能够取得诸佛和菩萨们的认同，让生者能够福寿绵延，安享荣华富贵，这种对于现世利益的追求，其实也是施者拳拳于心，不敢或忘的衷心宿愿。相对的，他们似乎很少想到要成佛或涅槃等不切实际的妄想。

当然，有关的石刻文字还有许多没有加以引用，本文所征引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份而已，可说是冰山的一角而已，较完整的研究有待来日。



图一：南宋 福建莆田广化寺东塔

取自张驭寰、罗哲文：《中国古塔精萃》（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

图二：宋 地藏菩萨帙像（取自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九）





图三：北宋 观音菩萨骑麟像
彩塑，通高二五七厘米，北宋元丰二年，山西长子县崇庆寺三大士殿，取自《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篇 5. 五代宋雕塑》（北京：人民美术，1988）



图四：元 七佛图部份（供养菩萨）

纵三二〇厘米，横四〇四厘米，山西省稷山县兴化寺中院南壁，取自《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篇 13. 寺观壁画》（北京：人民美术，1988）

- ¹ 清·黄瑞：《台州金石录》卷三释本如《宋资瑞院记》（仁宗皇佑二年五月十一日，1050），页四上-七下。释本如其人，据《嘉定赤城志·人物门》记载，四明人，俗姓林，住白莲院，号神照大师，赵清猷公抃为作行业记。
- ² 郑振满、丁荷生：《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五黄滔《莆山灵岩寺碑铭》，页五-六。碑文见于《福建金石志》卷四，页二一。《闽中金石志》卷三，页十八。唐·黄滔：《黄御史集》卷五，页二三。《民国莆田县志》卷二十四，页九。
- ³ 陈永定二年（558）为戊寅，不是庚申。比较接近的庚申年是梁武帝大同六年（540），此处年代有误。
- ⁴ 郑振满、丁荷生：《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六《广化寺檀越郑氏舍田碑记（一）》，页五-六。碑文见于《广化寺志》卷二，页七四，笔者未见寺志。
- ⁵ 郑振满、丁荷生：《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九四明·林文《南湖郑三先生祠堂记》，页一〇四-一〇五。碑文见于明·林文：《淡轩稿》补遗，页三五。
- ⁶ 郑振满、丁荷生：《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六六《南湖山郑氏祠堂记》，页七三-七四。碑文见于《巩桥郑氏族谱》元部，族谱笔者未见。
- ⁷ 南宋·李俊甫：《莆阳比事》（台北：艺文印书馆《续聚珍版丛书》）（书有嘉定甲戌序，1214）卷一《乌石官职莆阳朱紫》，页五上-下。
- ⁸ 郑振满、丁荷生：《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七《广化寺檀越郑氏舍田碑记（二）》，页七。碑文见于《广化寺志》卷二，页七四，笔者未见此寺志。据何锦山：《八闽文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广化寺现今依然兴盛，在东南亚有分院数所，如印尼的万隆协天宫，三宝隆垄大觉寺、苏门答腊喃旁大兴庙、马来西亚槟城吉打广福空宫等皆是，页六三。
- ⁹ 郑振满、丁荷生：《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二〇南宋·曾开《天宫庵记》，页一九。《莆阳比事》卷七《罗汉化院神人请地》，也说寺有庵院百二十余所，页五下。碑文见于清·冯登府：《闽中金石志》（台北：新文丰出版社，《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卷一一，页二一。《干隆莆田县志》卷四，页三六。
- ¹⁰ 南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卷九十三《荐福院方氏祠堂》，当时（景定元年，1260）中元节在荐福院祠堂参加祭祖的方氏六房族人多达千人。页八〇四下。小林义广：《宋代福建莆田方氏一族》（作者所赠抽印本），《中国中世史研究续编》（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5）页512-515。莆田临州的福州据《淳熙三山志》卷四十《土俗类·寒食·墓祭》：“州人寒食春祀，必拜坟下。富室大姓贍莹田屋（产），祭毕合族，多至数百人，少数十人，因是燕集，序列款服（昵），尊祖睦族之道也。”页五上。
- ¹¹ 昌国禅院尚有绍兴二年（1132）十二月七日题记，正信居士撰《宋佛窟山转轮藏记》，由知事僧灵悟立石，记文中提到宝因禅师居山三十余年，将该禅院由荒屋残像中，苦心经营，募众缘成就转轮宝藏之事，见清·黄瑞：《台州金石录》卷五《宋佛窟山转轮藏记》，页八上-九下。
- ¹² 谢级字景思，上蔡人，参政克家子，官至太常少卿。绍兴初（1131），侍父寓居黄岩县，自号药寮居士，有《药寮吟藁》。
- ¹³ 清·黄瑞：《台州金石录》卷五南宋·谢级：《宋佛窟岩涂田记碑》，住持默庵和比丘宗辩立石。页十二上-十八上。碑文曹勋书，曹勋字功显，阳翟人，组之子。北宋宣和五年（1123）赐同进士出身，南宋绍兴中（1131-1162）侨寓天台，以韦太后北还迎銮功，官至昭信军节度使。孝宗朝加太尉、开府仪同三司，卒赠少保，谥忠靖，有《松隐集》《四库全书1129》。
- ¹⁴ 有关长生库的相关研究见黄敏枝：《宋元佛教寺院的长生库与金融业》，刊《转变与定型：宋代社会文化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大学历史系，2000），页275-324。
- ¹⁵ 《康熙重修曹溪通志》（台北：明文书局影印，《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二辑）卷三南宋·侯安石：《长生库碑记》，页三十六上-三十八上。
- ¹⁶ 王平宇：《宋代妇女的佛教信仰—兼论士大夫观点的诠释与批评》（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8）一文，有较详尽的讨论。
- ¹⁷ 清·陆心源：《吴兴金记》（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十四册）卷十一《安吉州乌程县石南林报国寺记》，碑记是李心传所撰。碑阴则是檀越施舍的详细情形。页一上-三下。
- ¹⁸ 有关宋元接待院，石川重雄：《宋元时代 接待·施水庵 展开—僧侣 游行 民众教化活动》，刊宋代史研究会编：《宋代 知识人一思想·制度·地域社会》（宋代史研究会研究报告第四集）（东京：汲古书院，1993），页137-192；黄敏枝：《宋元佛教的接待庵院》（清华学报）新二十七卷第二期（1997，实际出版1998），页151-199。接待院不仅接待云游僧人，也接待一般的俗人，提供僧俗住宿甚至路费等。
- ¹⁹ 清·陆心源：《吴兴金记》（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十四册）卷十《接待杆院公据碑》，页十二下-十五下。另《接待杆院公据碑阴》，页十五下-十六下也可参考。
- ²⁰ 清·陆心源：《吴兴金记》（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十四册）卷十《报国寺告示碑》，页二十一上-二十四上。
- ²¹ 清·陆心源：《吴兴金石记》（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十四册）卷十一《报国寺布施记碑》，页九下-十一上。
- ²² 清·陆心源：《吴兴金石记》（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十四册）卷十一《报国

寺布施记碑阴》《檀越施财置田名衔》，页十一下-十三下。

²³ 清·陆心源：《吴兴金石记》（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十四册）卷十一《报国寺碑》，碑记是李心传所撰。碑阴则是檀越施舍的详细情形。页六上-七下。按这位张公运属亲人，还多次分别舍地入寺。

²⁴ 清·陆心源：《吴兴金石记》（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十四册）卷十一《报国寺碑》，页八上-下。

²⁵ 清·陆心源：《吴兴金石记》（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十四册）卷十一《报国寺碑》，页十三下-十五下。

²⁶ 天童正觉（1091-1157）隰州李氏子，得法于丹霞德淳禅师，高宗建炎三年（1129），住天童，绍兴八年（1138）又住天童，居天童二十余年。绍兴二十七年卒，年六十七，葬东谷塔，谥号宏智禅师，塔曰妙光。本传分见《新续高僧传》卷十二本传，页822中-下。南宋·罗浚：《宝庆四明志》卷九，《仙释》，页三十六上-三十七上。元·袁桷：《延佑四明志》卷十六《释道考》上，页四上-五上。清·阮元：《两浙金石志》卷九周葵《宏智禅师妙光塔碑》，页五上-九上。清·陆征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一四，页九下-十四上。《宏智禅师广录》《大正藏第四十八册NO.2001 诸宗部五》附录王伯庠《行业记》。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大正藏第四十九册NO.2036 史传部一》卷二十，页688下-689上。

²⁷ 唐·地婆诃罗等译：《佛说造塔功德经》《大正藏第十六卷经集部三NO.699》，页800下-801中。

²⁸ 南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二十七《寺观门》，页十下-十一上，

²⁹ 清·黄瑞：《台州金石录》卷二《宋阿育王石像宝塔题记》，页二十一上-二十二下。

³⁰ 宋代钱币使用有所谓省足之分，省即省陌，据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都市钱陌》：“都市钱陌，官用七十七，街市通用七十五，鱼肉菜七十二陌，金银七十四，珍珠、雇婢妮、买虫蚁六十八，文字五十六陌，行市各有长短使用。”页二十二。这种除陌法，自五代以来就有，以七十七当陌的惯例。

³¹ 徐乃昌：《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三》（台北：新文丰出版社，《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十一册）《天圣院佛会人名碑》，页五上-十七下。拓本据《寿州志》录入。跋文据李兆洛：《嘉庆凤台县志》。

³² 徐乃昌：《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十五》《宝胜禅院朱日初造塔记》，页二十七上-下。据《泾县志》录入。

³³ 徐乃昌：《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十五》《宝胜禅院张徽造塔记》，页二十七下-二十八上。据《泾县志》录入。据《泾县志》录入。

³⁴ 徐乃昌：《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十五》《宝胜禅院文宗义造塔记》，页二十七下-二十八上。据《泾县志》录入。

³⁵ 徐乃昌：《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十五》《宝胜禅院殷智皋造塔记》，页二十七下-二十八上。据《泾县志》录入。

³⁶ 徐乃昌：《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十五》《宝胜禅院郭庭俊造塔记》，页二十七下-二十八上。据《泾县志》录入。

³⁷ 徐乃昌：《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十五》《宝胜禅院吴氏与男包绩等造塔记》，页二十九下-三十下。据《泾县志》录入。

³⁸ 清·戴咸弼：《东瓯金石志》（台北：新文丰出版社，《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十五册）卷十一补遗《观音寺石塔题记》，页七上-十一下。

³⁹ 朱耀庭、郭引强、刘曙光编：《古代名塔》（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五章《层层宝镜含朝彩 面面风铃映晓红——沪苏浙闽粤古塔》，页187-189。

⁴⁰ 张驭寰、罗哲文：《中国古塔精萃》（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页124。

⁴¹ 郑振满、丁荷生：《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二二《广化寺东塔题刻（一）》，页二〇-二五。

⁴² 有关宋代的物价包括米价等粮价和绢价等，当然因时因地而不同。全汉升：《北宋物价的变动》和《南宋初年物价的大变动》、《宋末的通货膨胀及其对于物价的影响》三篇文章有较详尽的讨论，均收录在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第一册，分别见页29-86，235-264，325-354。

⁴³ 根据廖必琦、宫兆麟等修，宋若霖纂：《同治莆田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华南81）卷一《舆地·疆域·里图》，宋代莆田县共立六乡，分领三十四里，其中崇义乡附郭领六里，包括清平、延陵、常泰、孝义、保丰、延兴；武化乡在县东北，领三里，包括尊贤、兴教、仁德；永嘉乡在县西，领六里，包括维新、新兴、灵川、文赋、嘉禾、丰成；崇福乡在县东南，领六里，包括奉谷、合浦、新安、武盛、兴福、崇福；感德乡在县东南，领八里，包括莆田、景德、连江、南匿、回胡公、国清、安乐、醴泉；唐安乡在县东北，领五里，包括望江、永丰、待贤、延寿、待宾。页七上-八上。

⁴⁴ 清·戴咸弼：《东瓯金石志》卷三《净光塔砖》，页三下-五下。

⁴⁵ 清·戴咸弼：《东瓯金石志》卷三《宝塔砖》，页五下。

⁴⁶ 清·戴咸弼：《东瓯金石志》卷十一补遗《净光塔砖二种》，页十二上-十三上。

⁴⁷ 清·黄瑞：《台州砖录》卷五《日山造塔砖舍主题名十一品》，页十一上-十三上。

⁴⁸ 南宋·曹勋：《松隐集》《四库全书1129》卷三十《六和塔记（大宋临安府重建月轮山寿宁院塔）》，页五下-九上。《咸淳临安志》卷八十二《寺观》，页十上-十二下。杭州临安县径山寺住持了明禅师，在南宋初年时曾向杨存中化募到江苏州庄田一万三千亩。见明·宋奎光：《径山志》（天启四年刊本，1624）卷四《化

杨和王舍田疏》。

⁴⁹ 《四十二章经》书体有真书和行书，大小不一。书写者包括特进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吴兴郡开国公沈该、左奉议郎秘书省兼国子院编修官兼权尚书驾部元外郎洪迈，并有绍兴己卯（二十九年，1159）十一月西蜀布衣武翊跋文。常盘大定、关野贞：《中国文化史迹解说》（京都：法藏馆，1975）上，第四卷，页64。

⁵⁰ 跋语：追踵神宗熙宁时贾文元公与名德耆旧三十二人，为僧智利悟朋共书《金刚经》一卷。今则僧智昙请于亲贵钜公，同写此经。常盘大定、关野贞：《中国文化史迹解说》上，第四卷，页65。

⁵¹ 晓常跋语：“已定居士董仲永，向施小字观音经。后以湮没，遂成中辍。今复命工，刊经于石，又求得菩萨妙相李伯墨本，同刻诸石，作无尽施，仲永稽首合掌，说偈赞曰：…”常盘大定、关野贞：《中国文化史迹解说》上，第四卷，页65。

⁵² 清·阮元：《两浙金石志》卷十三《宋修六和塔砖记》，页四十二下-四十三上。

⁵³ 清·阮元：《两浙金石志》卷十三《宋六和塔施主题名碑》，页四十三上-四十四下。••

⁵⁴ 有关钟声与感应之间的关系，可参考牧田谛亮：《隋长安大禅定寺智兴——鸣钟说话 传承一》，收入氏着：《中国佛教史研究第二》（东京：大东出版社，1984），页16-27。郑阿财：《敦煌写卷《释智兴鸣钟感应记》研究》，刊《九州学刊》六卷四期（总二十四期）（1995年3月），页31-42。黄敏枝：《关于宋代寺院的铜钟》，刊《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化大学历史系，1996）页495-532。

⁵⁵ 《嘉定赤城志》卷二十八《寺观门·寺院》，寺在县东南五十步，旧名安宁。晋永和二年（346）建，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改今额。有二阁，一奉太宗御书，一号金光明；又有放生池。页一上。

⁵⁶ 僧文郁词翰俱工，《台州金石录》卷九《宋钱塘子直阁公与宝藏堂头禅师三札》，页十四上，有南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十月跋文，下距理宗淳佑九年（1249）《宋庆善（禅）寺新钟铭并序》，凡二十二年。

⁵⁷ 南宋·郑大惠其人，据《康熙台州府志》，字简子，号谷口，黄岩县人，能诗文，与赵清献公范为友，着有《饭牛集》。真德秀跋文，称赞他的诗文得天地清气，读之如咀冰雪。

⁵⁸ 清·黄瑞：《台州金石录》卷十南宋·郑大惠《宋庆善（禅）寺新钟铭》，页七上-三十二上。

⁵⁹ 《嘉定赤城志》卷二十九《寺观门·寺院》，寺在县西五十步，旧在紫葭山下，名显元。梁天监二年（503）建，隋大业元年（605）废，唐贞观十年（636）重建，天宝二年（743）有神光现今址，遂徙之，改光明山，会昌五年（845）废，大中二年（848）重建，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改今额。页一上。

⁶⁰ 清·黄瑞：《台州金石录》卷十一《宋显庆寺铜钟款》，页十下-十六上。

⁶¹ 四恩：《释氏要览》谓父母恩、师长恩、国王恩、施主恩。《心地观经》谓父母恩、众生恩、国王恩、三宝恩。三有：

⁶² 清·戴咸弼：《东瓯金石志》卷五郑邦彦《白鹤寺钟铭款识》，页一上-十一下。根据跋文，郑邦彦字国财，惟汜之子。两人名字皆刻在钟上。邦彦尝从许景衡学，博综经籍。政和初（1111），入京学，介特慎交。解褐，登重和进士，授沧州教授，再授台州教授（铭文题前台州教授），皆以丁母忧不赴，后教婺州。

⁶³ 清·戴咸弼：《东瓯金石志》卷五蒋伟《开元寺钟铭款识》，页十一下-十九下。

⁶⁴ 清·李遇孙：《续括苍金石志》卷一《大庆寺铜钟款识》，页八上-十一下。

⁶⁵ 南宋·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台北：大立出版社，《东京梦华录外四种》，1980）《社会》，页98。

⁶⁶ 元·吴自牧：《梦粱录》（台北：大立出版社，《东京梦华录外四种》，1980）卷十九《社会》，页300。相同的记载在《西湖老人繁胜录》（台北：大立出版社，《东京梦华录外四种》，1980），页117-118亦有。

⁶⁷ 泽田瑞穗：《修订地狱变—中国的冥界说》（东京：平河出版社，1991）三《入冥谭》，页86-87。并引《夷坚志》甲志卷十六《卫达可再生》条和补卷二十五《郭权入冥》条。

⁶⁸ 泽田瑞穗：《修订地狱变—中国的冥界说》（东京：平河出版社，1991）三《入冥谭》，页87-88。并引《夷坚志》甲志卷四《郑邻再生》条和甲志卷十九《毛烈阴狱》条。同书丙志卷八《黄十翁》条。

⁶⁹ 泽田瑞穗：《修订地狱变—中国的冥界说》（东京：平河出版社，1991）一《地狱 经典》，页4-5。

⁷⁰ 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中元节》：“七月十五日中元节。…要闹处亦卖果食种生花果之类，及印卖《尊胜》、《目连》经。…勾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倍增。”页49。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列举金院本的名目中，有“打青提”。青提夫人是目连母亲，这一出戏文应该是金代院本的目连故事。元明间无名氏：《行孝道目连救母杂剧》，题目是《发慈悲观音度正》，正确的名称就是《行孝道目连救母》。泽田瑞穗：《修订地狱变—中国的冥界说》（东京：平河出版社，1991）四《地藏 目连》，页132-136。当然有关中元鬼节的研究可以参考太史文（Stephen F. Teiser）着、侯旭东译：《幽灵的节日—中国中世纪的信仰与生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页1-122。The Ghost Festival in Medieval China.

⁷¹ 元·吴自牧：《梦粱录》（台北：大立出版社，《东京梦华录外四种》，1980）卷十九《社会》，杭州宝叔塔每岁春季建受生寄库大斋会。页300。

⁷² 泽田瑞穗：《修订地狱变—中国的冥界说》（东京：平河出版社，1991）六《现世 冥界》，页194-199。

⁷³ 泽田瑞穗：《修订地狱变—中国的冥界说》（东京：平河出版社，1991）四《地藏 目连》，页105-111。

⁷⁴ 泽田瑞穗：《修订地狱变—中国的冥界说》（东京：平河出版社，1991）三《入冥谭》，页90-92。关于梁皇忏如南宋·洪迈：《夷坚志》（台北：明文书局影印，1982）甲志卷二十《曹氏入冥》，提到绍兴二十九年，余杭主簿靳师益妻曹氏入冥，见到其姑，希望曹氏为其女转梁皇忏，因其女以妒杀婢媵，久系幽狱，页181。

⁷⁵ 如南宋·洪迈：《夷坚志》丁志卷六《泉州杨客》，言泉州海贾贩运沉香、龙脑等物往杭州。：“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货二万万。每遭风涛之厄，必叫呼神明，指天日立誓，许以饰塔庙，设水陆为谢。然纔达岸，则遗忘不省，亦不复纪录。绍兴十年（1140）泊海洋，梦诸神来责偿。杨曰：‘今方往临安，俟还家时，当一一赛答，不敢负。’神曰：‘汝那得有此福，皆我力尔。’” 页 588-589。

Families Offer to Buddhist Temples as Seen in Extant Stone Inscriptions in the Case of the Song Dynasty

Huang Minzhi

(Institute of History , Qinghua University, TaiWan Xinzu)

Abstract:Based on stone inscriptions, this paper explores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and Buddhism and how family members of two or three generations give alms to Buddhist temples for building temples, giving lands, building pagodas, casting bells, making statue of Buddha and stone pillars inscribed with Buddha's name or Buddhist scripture, etc. There were some families that had supported in many generations a certain temple as a big alms giver for as long as a period of one or two hundred years, giving as much support as they could and establishing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mily and the temple. This required a huge fund and was a continuable undertakings. Why so they did? What for? For their living faith in Buddhism? For their relative deads' blessing, happiness and good fortune in the nether world? One thing should be noted here that it would be for the appeallers the living ones, for their blessing, happiness, officialdom career and longevity. What a practical reality indeed!

Key words: stone inscriptions; family ;Buddhism; Buddhist temple

收稿日期：2003 - 1 - 30；

作者简介：黄敏枝，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